

當代名伶傳

崑崙山人題



上海名票集

全書十萬言
銅圖五百幅
燙金皮封面
精裝三寸厚
孫老乙先生繼「當
代名伶傳」又一傑
作現已開始預約每
冊定價十萬元

當代名伶傳

第一編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版出

主編人 孫老乙

出版者 天下圖書雜誌
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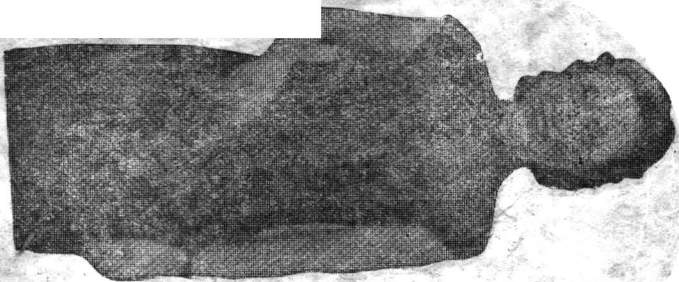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孫笏農

發行所 天下圖書雜誌
出版公司

總經銷處 上海九江路七
六九號羅賓漢

定價 每冊 ~~五~~ 十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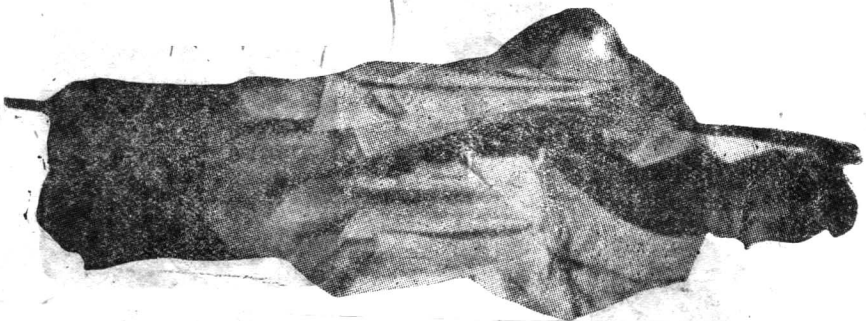
孟小冬



梅蘭芳



奎多亨





劉斌與吳素秋的妈妈



譚富蒼



馬連良

楊寶森



白雪序言

老乙計劃編『當代名伶傳』的時候，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這動機很好，希望能夠付諸實現，老乙果然就着手從事編纂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似乎費了兩三個月的功夫，有一天，老乙忽然又來告訴我：全書業已完成，即日將付梓出版，我聽了自然非常興奮，好多年來，久無戲劇叢書之類發行，有這一部當代名伶傳問世，分明已打破以前的沉寂。

老乙要我在卷首寫一篇序文，我一口答應，很高興的想寫得詳細點，可是爲了公私冗忙，又爲了體質違和，再三因循，便耽誤着一直不曾執筆，後來聽說書已印好，立待裝訂，限於時間，又限於我自己的精神，我也祇好隨意塗寫幾句，藉以塞責。

替伶人著書立傳，這是創舉，何況記的都是當代的名伶！舊劇逐漸式微，一半是故步自封，一半却是發揚無術，遂使大好劇藝，歸於湮沒，老乙有此壯舉，其手腕魄力自值得稱許，但平劇伶人，則因此而有了生氣，平劇重新抬頭，更可預期。

希望舊劇再步入領導地位，不復妄自菲薄，今後興革重任，當然已非繫於當代伶人身上，如能不負所期，則此『當代名伶傳』之編行，其意義便更深長了！

丁亥秋七月王雪塵塗於雪標

李序

環顧目下所謂評劇家和他們發表的文字言論，致力於積極性建設方面的，簡直是少得可憐，除了「翻屍倒骨」之外，所贖下的，也祇是替他們自己的朋友作傳聲筒而已，他們的想法是最好把平劇的水準永遠停留在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這一個階段上，不必再求進步，所以一方面儘管有人努力向前拉，可是被這班遺老們拚命向後拖，欲求其前進，真是事倍功半。

孫老乙兄寫的評劇文字，自有其獨特的風格，他不滿三十歲，自認是個孩子，從不賣老，不啃死人骨頭，他有朝氣但并不是肉麻的前進，憑着他研究所得，用理智來發揮他的思想，雖不敢說有言必中，然而像他這樣肯說肯寫不受傳統思想束縛的作者，是值得引為同志的，希望他再接再厲的研究下去，繼續發揮他超羣的天才，使一班盲目的戲迷們，獲得新的指示，為平劇的前途掃除絆腳的頑石。拉雜寫了這幾句，就算是「現代名伶集」的序吧。

李元龍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俞序

戲劇之於今日。既可作昌明進化觀。亦可作天演淘汰論。以言昌明進化。則近世戲劇之流行。種類至衆。其有地方性者。如皮黃、崑曲、弋腔、秦腔、越劇等。不勝枚舉。其新興者。如話劇、電影。以至歌舞等。寧非衆美並呈。各擅勝場。以言天演淘汰。則或以優勝劣敗。或以曲高和寡。馴致式微衰落焉。嘗慨夫戲劇前途之演變。其將何所止境耶。惟竊以爲無論何種戲劇。欲冀流傳悠久。常獲觀衆之欣賞擁護者。必有傑出之伶人。其才其藝。足以傳世不朽。則其所表演之戲劇。亦堪延綿久長。爲人稱頌於無窮也。孫君老乙以所輯現代名伶傳。屬序於不敏。是書以平劇爲疆域。所傳者爲現代之名伶。現代平劇之地位。固毋俟余爲之辭費。而其所傳多嶺奇磊落之士。所述爲可歌可泣之事。後之覽此者。心儀其人。而嚮往其藝事。平劇賴以流傳弗替。厥功偉矣。

丁亥秋七月俞振飛識於海上

自序

中國平劇遞嬗蛻變，導源甚古，惟發揚遜清，極盛民初，殆無疑義。顧平劇整個歷史，有異於西洋戲劇史者，歐美戲劇以時代爲經，伶角爲緯，平劇以宗派爲經，時代爲緯，猶之中國史裁，分編年與傳記，歐美戲劇，編年體也；中國平劇，傳記體也，余淺習平劇，垂二十年，爲求攻礎，多與伶人往還，春間承天下圖書公司之邀，以主編「當代名伶傳」相囑，雖知難，未忍峻拒，其間徵集像片，編撰傳記，辛苦經營，閱半載而小成。值本書初編發刊之日，敬致一言於讀者諸君之前曰：此役之藏，畢素志也，以余之行能無似，何敢稍存自是之心，第人類藝業，賴先驅而開光大之局，平劇於趨式微，其衍承緒烈，蓋非徵諸故實，難期復興，本書旨趣在是，或足當方家一顧耳！

本書之成，獲師友惠助綦多，白雪元龍振飛兄長爲撰序言而文洛兄編纂排比，始終其事，此則衷心銘感者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天津孫老乙記於小留春館

梅蘭芳

梅蘭芳，字畹華，別署綏玉軒主，江蘇泰州人也。祖巧玲，咸同間名伶，父竹芬，善崑曲，俱早逝。蘭芳幼孤，其伯父雨田撫養之，雨田擅絃索，精胡琴，名滿海內。蘭芳天資敏慧，夙承家學，九齡學曲，十一登場，即博時譽。民初，藝大進，慨乎我國之樂律淪亡，古舞失傳，乃別製古裝新曲若干，僉能抒所心得，臻盡善盡美之境；鎔新舊於一爐，後起藝人，爭相仿效，咸以蘭芳爲宗，遂有梅派之目。民十九，率劇團赴美，籌劃經營，費時甚久，歷遊名城，所出有聲；彼邦之波摩那大學重其藝術，贈以博士學位，戲劇界文學界讚揚備至，實爲我國在美最受歡迎之一人。歸國以後，鑒於國劇之有待改進，乃糾合同志，組織國劇學會，並籌設學校，冀有所闡發。民二十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函聘梅氏赴蘇聯表演，幾經接洽，乃由政府補助經費，於二十四年二月成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兩處表演，報章雜誌，充滿歡迎情緒，目爲溝通中俄文化之先着；離蘇聯後，復漫遊歐陸，遍遊各國，必觀摩當地戲劇，以資借鏡。抗戰八年，梅

氏避地港滬，蓄髮明志，閉門謝客，雖敵寇數以威脅利誘，屬令登臺，曾不稍動，所謂大丈夫之識爲，於梅氏蓋有焉，勝利來臨，山河重光，梅氏欣然而起，於慰勞慈善之演出，靡不參與，發揚藝術，兼以慰愛護戲劇諸君之雅望也。梅氏爲人，性情謙和，懷抱恬澹，志向高遠，平素舍研究劇藝音樂而外，志不外驚；藝事之餘，惟嗜繪事，近年進境尤速，如梅氏者，誠我國藝術界出類拔萃之人物也。

（采自中國福利基金會卅六年六月國劇義演特刊）

馬連良

馬連良，字溫如，宛平人，出身貧苦，初坐科於富連成，攻譚派戲，如「珠簾寨」，「定軍山」等，皆所勤習；然連良實不長於此派，故出科後，藉藉無名，旋走巴淪，亦厄於時，狼狽而返，自是專心凝志，從賈洪林學，走袁派白鬍子如「四進士」，「青風亭」，「甘露寺」等路線，以其扮相瀟灑，嗓音寬亮，尤能於運腔使調上得花巧之勝，遂一步登天，爲梨園大角。其後復自編私房戲如「十老安劉」「春秋筆

一等史劇，益爲增重。

連良有一缺點，爲大舌頭，遂令白口字音，常欠準確；然能藏拙，故亦不爲彼成功之疵累，因此捨短用長，更覺唸來乾淨幽揚，此亦馬之聰明處也。

青年琴師李慕良，素以指音清脆，手法明快著稱於時，連良得其多年輔佐，獲益不少。

自抗戰後，連良邁一拂逆事，致阻其登台機會。緣在戰時，馬營率班赴偽滿演劇，以此人遂入以漢奸之罪，疊經扣押偵查，卒獲「不起訴處分」，且待事態完全平定，馬將南來獻藝，而此一時爲梨園傑出之馬派，又將復呈於願曲者之前矣。

譚富英

譚富英爲譚派鼻祖鑫培之孫，小培之子，淵源家學，故凡一切譚派鬚生皆莫能與爭。幼年卽酷愛皮黃，初從名教師陳秀華學，嗣入富連成科班習藝，出科後，以噪好鳴於時，並得其父祖餘陰，一帆風順，爲譚派鬚生之元魁矣。

富英後逢倒噪，又染煙癖，聲譽大落，登台演

劇，不出全力。戰後戒絕嗜好，南下出演「皇后」，彼時體力猶未盡復，每演一星期，輒休息三日，論者斥爲偷懶或搭架子，恐不能服其心也。與其合作之旦角。王玉蓉，中道因病輟演，乃援引上海戲校學生顧正秋以抵其缺，復由富英錄顧爲義女，稱一時佳話，然「皇后」寶座終不能振。

旋程硯秋登台天蟾，邀富英爲程跨刀，除合作戲外，戲碼列倒第二，惟連譚貼演拿手戲，「戰太平」，「定軍山」，則使列大軸，以示優異。同時楊寶森亦爲梅蘭芳跨刀於中國，此爲顧牌鬚生降爲跨刀之普遍時期。使非譚伶正當鍛羽時期，那肯遷就至此？天蟾下來後富英卽返北平，一度出演關外，惟亦不甚得志。有子元壽，習鬚生，亦富連成畢業，爲譚門嫡傳之第四代矣。

唐韻笙

唐韻笙，籍隸福建，自幼業伶，嘗隸海上老天蟾舞台，然以不得志而離滬，遍走各地，卒留東北，十餘年來坐鎮於彼，久演不衰，遂有關外王之號。又稱「關外麒麟童」，則言唐在關外之聲望地位彷彿麒麟之

在江南，却無誰主誰賓之分也。

唐伶扮相英俊，身裁合適，唱做皆在水準之上，而戲路殊寬。除做工老生外，兼擅武戲及紅生戲，其「艷陽樓」一劇，頗博好評。紅生戲以架子勝，又復能不瘟不火；近方南來出演天蟾，正接江南第一紅生林樹森之後隊，而仍大貼關公戲，不稍避忌，即知其固有可恃者在也。唐韻笙之關公戲中，古城會一劇之後，帶演收趙雲，爲諸伶所無，豈非亦彼所以故示特異之處？

唐伶在東北演唱甚久，其地時在日激盤顧中，凡營戲院業者多藉特殊勢力，剝削伶人，初許厚酬，及賺得前來，便即反悔苛制，又不容辭離，致伶人受害者不少。唐居該地久，漸得龍絡各方權要，站穩地盤，雄視一方。然以不善居積，故資藝十餘年亦無甚餘蓄。卅六年夏以昔日東北同台武將張雲溪之介受聘於天蟾，實爲再度在滬出演，而聲勢則不同矣。

唐伶有母在福建原籍，戰時交通不便，未遑一歸省視，此次南下，本俟較演後，過回故里探母，不料消息傳來，則太夫人已於戰時逝世，唐伶聞耗踴躍，哀毀逾恆，亦孝子也。

奚嘯伯

奚嘯伯本旗人，方爲貴族，養尊處優時，酷愛票戲，與許良臣陳彥衡等相友善，往來探討，造詣甚深。自清室毀敗，嘯伯亦失所憑藉，乃率性更習皮黃，冀倚此一技之長，以謀生計。由名教師陳鴻壽悉心指導，嘯伯本其既有基礎，進步甚速。自正式下海後，所遇初至平常，爾後爲梅蘭芳跨刀，始驟然而起，晉於名鬚生之列。嘯伯藝宗余派，噪有韻味，面有表情，作派瀟灑，惜拘於身裁矮小，扮相呆滯，不然則全材矣。

三十年秋，時嘯伯早離梅氏，自行挑班，僱候玉蘭，高盛麟，袁世海等來滬隸黃金，此爲其前此末次南下。此後即久留於北，出演狀況，殊不見甚佳，後且決意暫時擺脫舞台生活，任北平市立開明戲院經理，迄其職爲陳少霖所代始已。

梅蘭芳於勝利後數度演義務戲，憾無好鬚生爲配，嗣演營業戲，首得王琴生，非上驥選，次獲楊寶森，本爲頭牌名角，亦非適於跨刀之才，頗思重得嘯伯爲助，今秋後搭中國，如馬連良不克來者，則奚伶有

故劍復合之望也。

顧正秋

顧正秋，爲坤旦吳繼蘭之姪女，幼嗜皮簧，由吳送之入上海戲劇學校習戲，坐科時，偕校中同學不時公演，由正秋以青衣戲任大軸，最拿手者爲全部「玉堂春」，有「一句蘇三驚四座」之譽。其嗓音高而潤，扮相亦嫵媚，在校時已譽滿海上，爲後起坤旦之最有望者。畢業後率一部份同學挑班，赴各地出演，又與李宗義同搭黃金，互爭大軸，宗義憤而脫離，正秋乃獨支一局，賴有捧場者，賣座得以不墜，爰是長其驕氣。及卅五年秋，譚富英王玉蓉登台皇后之際，譚伶每週輒休息三日，由正秋填空檔，賣小價錢；未幾王玉蓉因病輟演，院方邀正秋抵其缺，與富英配劇，又由譚錄爲義女，身價頓重，其驕益甚，輿論詆之。一日富英休息，照例由彼過渡，賣座忽悽落，正秋經此挫折，亦稔得失所由，稍知斂避。後出演蚌埠，未見佳勝，其要再紅，或須經一時之鍛鍊也。

有姊吳筱蘭，近搭共舞台，在本戲中演出，無可稱述。

黃桂秋

黃桂秋爲江南名旦，陳德霖之入室弟子，梨園「四大」之外，別張一軍，足與頡頏，惟藝高渾蹇，多年掙扎而未能走紅，致有「霉旦」之目。除歸咎於「命」外，其扮相欠佳亦有以致之。蓋桂秋之鼻且鷹爪形，每爲所扮演之閨中麗質損其妍媚也。

桂秋之戲，以青衣爲最工，「春秋配」一劇，具各種唱腔，稱黃派傑作，其祕本「雁門關」亦能叫座。前歲佐麒麟童於黃金，未能得意，復自挑樑於皇后，以紀玉良俞振飛爲輔，生涯忽大爲茂美，霉且出霉之器，稱道一時。桂秋自以承爲此餘風，可以一雪卅卅之恥，繼之登台黃金，竟復不振，憤而閉門，從此不再露演。近除錄收中華國劇學校女生沈松麗爲徒，爲人記載外，未見黃桂秋三字已許久也。

桂秋雖見厄於舞台，然平日營商，則頗有羨餘，故雖不唱戲，亦能安渡生活。有子亦業伶，畢業於上海戲劇學校，習小生，卽黃正勤是也。戲校解散後，正勤北上，聞改學旦，則將繼父業矣。

桂秋去年喪其妻，頗自哀弔，日除課徒外，借酒

澆愁，以遣長晝，未聞有何出演消息云。

俞振飛

俞振飛，亦號箴非，行五，爲書香世家之後，風工崑曲，爲名小生，後改習皮簧，仍居小生行之寶座。擅演扇子生戲，風流倜儻之態，刻畫精到，以俞伶平日國學修養甚深，腹有詩書，氣度自華，施之艷齣，無所扞格故也。「販馬記」之趙寵，爲彼一絕，每貼此劇，必轟動全城，無論旦角何人，不能奪彼之風頭也。

振飛爲程硯秋配戲最久，泊以綢繆脫離秋聲社，硯秋歷用其他小生，終不如俞五之愜意。卅六年春，程硯秋後首次蒞滬，出演天蟾，由友人爲彼二人從中拉攏，消釋誤會，再度合作，二人交誼，至此益厚。是年夏令應四川絲業公司主人范崇實之邀，攜婦自滬至成都，應該公司二十週年紀念堂會演出，以飛機赴，爲梨園界留一佳話。范君篤嗜振飛崑劇，故力請之，振飛於川中人物亦有特別因緣，蓋彼「販馬記」之趙寵，所以爲佳，實因某次硯川劇名伶演此，心儀其藝，向之殷殷請益，故有此造詣也。其夫人亦能

崑曲，以思凡一折，最稱擅長云。

姜妙香

姜妙香，名小生，本工青衣，後改行，遂以此享譽數十年。歷佐四大名旦出演，而以幫梅蘭芳爲時最久，故爲梅劇團之基本配角。其藝以飾演窮生爲最擅場，如「鴻鸞禧」，「打姪上墳」，演來維妙維肖。唱工最佳，如羅成之叫關小顯，時下小生罕有貼者，而妙香不時露演，今雖六旬，猶不甘示弱，靡此高歌也。

妙香爲人誠懇義俠，重公益，輕私利，故梨園界咸推服之，稱曰「六爺」而不名，又號「姜聖人」。有一事足見其戲德，卽梅蘭芳出演皇后時，貼販馬記，以俞振飛爲趙寵，妙香毅然願配保童，不以名角而薄此役，一時輿論，咸贊歎之不已。以此謙讓，妙香聲價不特未曾降低，反獲令譽。自此梅氏每演販馬記，多邀俞姜分飾兩小生，平添叫座力不小，可謂因妙香而成之！

有子小香，不傳父業，供職於紗廠，今年結婚，乃爲李瑞亭之女，妙香於是亦爲家翁矣。

童芷苓

童芷苓，人稱「棉花姑娘」，其大舅箱紡編花二劇，每演輒連旬日，且均滿座，鋒頭之健，世罕其匹，視為看家本領，其他劇亦頗稱職。本為荀慧生弟子，惟所學不宗一派，梅程荀尚各派類能演之。學戲純憑聰明，故雜耍戲最稱能手，投世所好，遂為時下紅伶之首。其走紅亦不過三五年間事，先為李盛藻掛二牌，隸黃金時，猶未以「劈紡」出名也。

童之家世，傳說不一，茲從「大路」言之。其父漢俠，人稱「老冰棍」，賴芷苓唱戲，收獲甚多。有二兄，長遐齡從事文學，次壽苓習小生，殊鮮所長。童每搭班必攜之，備員而已。又有妹葆苓，習旦，近方秀發，前途殊未可料。此外尚有一弟一妹，不備述。

芷苓近年拜小型報元老朱鳳蔚為義父，賴其筆下掄揚，聲譽益重。其本人偶亦能文，作鐫筆字頗清秀。曾登銀幕，主演「歌衫情絲」。近復應文華公司之邀，拍「大馬戲團」，飾其中蓋三省一角，惟尚未完全定局云。

袁世海

袁世海為富連成五科畢業生，習花臉，拜郝壽臣為師，為後起淨角之翹楚。走架子花一路，上台肯賣力，灑得開，故不久便紅。南來後，與麒麟童同班，頗得信芳倚重，並師其著意於小動作之法，得號「麒麟花臉」。旋以渲染過甚，反趨油滑，論者病之，聲價遂下。乃返北平，再行精習，戰後又隨馬連良來滬，復為人另眼相看，在中國大戲院與高盛麟馬富祿合演全部盜御馬連環套一場，排名在盛麟之上，此為袁伶最得意時期。其後半年，高盛麟一竄而起，與袁挑班於天蟾，稱楊郝二大弟子合作，此時袁之牌已在高伶下矣。

今春程硯秋輟演天蟾後，袁亦北歸，自挑大樑，為金少山後淨角掛頭牌之又一人，可見其實有心胸，不肯長居人下者。惟世海一向所演，多居重要配角地位，一旦組班，必須多露正工主角戲，故曾向其師婆壽臣請教，頗二三本一連環套一及全部「李七長亭」等，出而應世。

袁坐科時與「小梅蘭芳」李世芳相友善，春間李因機此殞命，袁聞耗大悲，力為襄營後事，其篤於友情豈墮，亦可風也。

林樹森

林樹森爲江南第一紅生，以開公戲最擅勝場，幼無師承，因天資穎悟，苦自研習，遲通其竅，益以年月磨練，遂霸劇壇。未紅時搭抗嘉湖水路班中，以上台火爆得人激賞，後來滬挑班於中國大戲院前身之更新舞台，以老爺戲號召，一舉成名，居「紅生泰斗」之寶座。其嗓拔高無礙，極合關戲之用，走紅之因，亦半賴此也。

林樹森，跑碼頭頗多，戰前曾至香港出演，以港地觀衆不諳平劇，不甚得意而還，前年中國大戲院排「血滴子」本戲，林加入飭年退齡，亘年餘不休。「血滴子」匆匆結束後，林休息一期，近曾在天蟾輔董芷苓；寶座甚盛，林本人亦頗有收穫；惟其素性豪爽輕財，故雖業伶半生，亦無甚積蓄。平素喜周人之急，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在梨園中人緣甚佳，地位亦尊，人稱「林三爺」而不名。自組有「林劇團」，主要人物有武生王筱芳，小生畢春芳，花臉程少餘等，今則人馬不齊矣。

林年已逾半百，體力已感不濟，每場戲完下裝，

輒先充份休息，然後與人交談，其不得不自珍重也如此。

李寶樹

李寶樹，亦名寶奎，今年四十左右，爲北平已故名武生李鳳鳴之子，工二路老生，爲硬裏子中之最佳人材，緣寶樹戲路寬廣，善於襯託，遇主角嗓低者以本嗓應之，嗓高者以左嗓應之，莫不諧和；然有時遇主角稍弱者，亦特別賣力，以奪其采聲，此則爲戲德所不許。

寶樹出身非科班，除家中延師講授外，則由其父指點；及藝成出演，佐李少春，若左右臂，益漸走紅。其脫離南下，入皇后大戲院爲基本配角，數年如一日。及皇后廢平劇改演電影，寶樹偕該院一部份同人走南京演出，至少春來滬主演天蟾，始復與合作，此近時事也。

寶樹除裏子老生本工外，復能老旦，小生，武生，武丑等行，人稱「戲包袱」。其老旦活且常應，如「春秋配」「八大鎗」之乳娘，「探母」之太君，皆可取。故紡派坤伶演「十八扯」「盜魂鈴」一路勝時

，彼爲之配，乃甚適當，惟近有一事爲人疵議，則以兼唱「盜鈞」朱光祖，「盜盆」楊香武故，有搶同台武丑戲飯之嫌，此則爲戲包袱之一累也。

李少春

李少春，爲小達子李桂春之子，故名少春，文武兼能，其武戲學自丁永利，文戲爲陳秀華所開蒙。十三歲初搭班，以「打漁殺家」打泡，一鳴驚人，自是專習文戲，出演各地，皆獲佳譽。十六歲倒嗓，乃又精練武工，卒噪復原，以文武戲更番演出，無不斐然有成，遂得全材之號。

少者曾執業余叔岩之門，其戰太平打棍出箱諸劇得余氏親授。又能於小本戲中兼飾一文一武角色，如「隔江門」智周瑜歸天」之前魯肅後周瑜，全本「七星聚義」（包括生辰綱併王倫烏龍院）中之前楊志後宋江等，甚有號召力。兼擅猴戲，與其姊夫李萬春不相上下，又以萬春之配角高維廉毛脫來改從少春配戲，以是二人結深怨多年，久未渙釋。少春爲天蟾舞台主人顧竹軒之義子，故南下每隸天蟾，來輒攜武丑葉盛章俱，合作「三叉口」，爲南北第一份云。

戲校花旦侯玉蘭愛之數年，初以父母之阻而不獲諧，玉蘭憤以烟霞自毀其身，後終如願以償，緣少春爲妾，今且有子矣。少春好玩回力球，平日所得包銀，除以奉老父及贍家外，悉以交於西班牙球員，亦人生一樂歟？

郝壽臣

郝壽臣，本非梨園世家，或云馬夫出身，其習戲由於興趣，終成名伶。郝之出名約在民十三年時，與梅蘭芳同來海上搭班時，聲譽始起，十七年底與楊小樓同台，以「黃一刀」列於壓軸，益爲人稱異，時淨角在班中向無地位，實由壽臣之故而得提高。後之金少山稱以淨角挑大之標第一人，然郝壽臣固亦曾挑班，論歷史且在金少山之先也。

壽臣之私房戲頗多，如「李七長亭」，「桃花村」，「荆軻傳」等，自彼退隱，演者幾無人焉。壽臣體格肥短，嗓音沙狠，宜於演粗坯江湖漢子一路。戰前數年復與楊小樓合作，同編新戲「甘寧百騎劫魏營」，「壩橋挑袍」，「野豬林」等，演來亦殊精工。郝不喜錄徒，（私淑者雖亦有人，固無自標郝派者，

惟晚年見袁世海聰明，錄入門牆，然所教者均爲普通戲，如「李七長亭」，三四本「連環套」等均未及實授，恐有絕響之可能也。

壽臣生性豪爽，往時有邀其合演者，必須先交錢而後登台，否則寧閒居而弗就。自謂生平不願負人，人亦須不負我，與其麻煩於後，不如鐵面於前，其率直如此。幼習德文，操德語甚嫻熟，爲一天主教徒。有子少臣，畢業於輔仁大學，習醫科，抗戰期間，在後方爲翻譯官，有時效其父唱黑頭戲，人緣甚佳。

壽臣今在此方，除偶教戲以娛晚年外，平日無所活動，此一代名淨，大約將隱居以終老矣。

李盛藻

李盛藻，爲高慶奎之婿，幼入富連成三期坐科，習鬚生，先宗譚派，後改馬派，終匯各家之長，自成一路。出科後，即組班赴華北各埠出演，以其本身成就，兼以配角齊整，頗能走紅。亦嘗來滬登台於黃金大戲院，時童芷苓猶未享名，方爲盛藻跨刀也。盛藻此次來滬，成績未見佳勝，蓋其藝實過於滬，不合海上觀眾口味，自此北返後，即未再南下，惟在北方仍

經常演出，噪則較前已覺退化。

盛藻戲路頗寬，馬派之「四進士」、譚派之「打棍出箱」，以及「連營寨」「捉放曹」等，皆稱拿手。其所長尤在白口，咬字清晰，尖團分明，可與馬連良之漂亮白口爭長也。

麒麟童

麒麟童原籍鄞縣慈谿，幼年即赴北平入科班習戲，其時嗓音頗好，做工普通，根本不像今日的嗶聲，麒麟童之所以能走紅的原因，大有一番因果在內。

在當年麒麟老牌離了北京，即想在上海出出風頭，那時在舊丹桂第一台挑大樑，據說在某夕，戲目是武家坡，老牌適在幕內唱完一句倒板，走了幾步台步，台下掌聲如雷而起，於是老牌就得意洋洋地，喝了一口茶以潤嗓子，那知喝完了這口茶，老牌接唱原板，就立即倒嗓，竟一字不出，於是心知有異，即閉幕退票，一面即找尋遞茶者，那知遞茶者早逃之夭夭，然因此真相完全大露，大概是同行嫉妒，買通茶役害他，惟老牌嗓子就此不能復原也。

麒麟童倒嗓之後，大受刺激，祇得暫時謝絕舞台